

# 眨眼劍

台灣

柳殘陽 著



# 眨眼剑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剑 眼 眨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中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剑 眼 眨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第一章

夕阳衔山，寒鸟归林，大地已抹上了一笔忧郁的色彩，夜风在黑暗中呼啸，听来令人柔肠百结……

眼前的小路也显得那么的沉黯而懒散，任什么也全泛着三分神秘秘、阴冷冷，令人打从心里有不舒服到了极点的感觉。

在这种憋死人的黑夜里，小路的尽头，居然出现了一条人影！

看！这条人影在这种黑夜里，竟以那种宛如在清晨或黄昏时的散步，一摇一晃，慢条斯理的前进着。

于是，慢慢的人影渐渐接近了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一个黑夜散步的人儿，这竟然是一个女的，哪，那一堆披至肩胛的长发，不是女的是啥？模样儿没法瞧清，不过可以肯定是一个妙龄女郎，看上去不是十八便是十九了。

赫！这姑娘还穿着一身火红的衣服，这是全身染满了血，把她身上衣服原有的颜色染得变成了红色，乍看之下，和穿着红衣服简直是没啥两样！

而且，微细而断续的呻吟声，不断的从她的嘴中溜出，很显然的，她受了很重的伤……

只是她的步态踉跄极了，好几次险险的又倒了下去，很显然的她是在艰辛已极的挪动着她的一跬半步，而且不时地回头张望，样子显得很仓惶，这，不难使人猜想到她脸上的表情除了痛苦之外，嗯，还有一股深深的恐慌……很明显的，她有着很大的疑惧——深恐后面有人追赶她，而这追赶她的人很可能便是使她受伤的人。

如此，可以断定她是被人追杀了，谁？是谁？这样狠心的对待一个女人对待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很标致的女人——至少她的身材，身型，就是一副罕见的美人轮廓。

“他奶奶的！想不到我‘艳屠煞’一时大意竟吃了那狗操的‘金银帮’鬼子的瘪！”

“浴血女郎”似乎是疲惫非常，吃力的稳住脚步，艰难的回首张望了一下，见后面并无追兵，一片静悄悄的，像是放下心的拭了一下额角的汗珠和血水，胸前如浪起伏的气喘如牛，语音恨恨的自语道：“妈的龟蛋，祖奶奶总有一天叫那些龟生的杂种全给死绝！”

然而就在他转过头正想启步的时候，背后忽然出现十几条人影，那些人影来得好快，不过眨眼工夫，便欺至“艳屠煞”身旁：“姓明的！你认了吧！今天你插翅难飞，还不给你爷站住！”

来人清一色的是男的，个个身材魁梧，尤其每个人都长满了浓森森的虬髯，乍看之下，活像个山野里跑出来的“黑猩猩”。

但见每人身穿素色紧身劲装，下着黑色统鞋，头绑深蓝色头巾，肩后背着一把刀，但为首四人身着红色大袍，背

后皆书写着一个像头般大的“兽”字，腰间悬着一柄大钢刀。

一个看上去满脸皱纹，岁数无法使人估计得太低，约莫有 60 开外吧，似乎他就是这堆“猩猩”的头头，只见他仰首嘿嘿笑了两声，呵，那声音，实在叫人很难相信是从人身上发出来的，说真的，和猪叫的声音简直是没两样。

笑完之后，只见他像是猪毛似的胡子翦了几翦，根本看不清他的嘴在动，一串听了叫人便想掩耳的声音从他这位老兄口中发出：“妈的你这骚娘们，中了本帮的‘绝命丹’，还有恁大的骚劲跑这么远，现在你这臭妮子可黔驴技穷没戏唱了吧！”

“姑奶奶道是谁，原来是你们这些小乌龟头——‘金银帮’里头的‘四兽舵’”。

“艳屠煞”起初像是吃了一惊，但随即冷冷一笑，咬了咬牙，一副目中无人的回道：“龟儿子你们来之前，可有向佛祖烧两根香？凭你们这些零星角色想摆平你家祖奶奶，呵，可不是睡昏了头吧，要不便是寿星吃砒霜——嫌命长啦？”

噢，这妮子可真狂，想不到在她受创之时，而且又是大敌当前之境，竟是如此大言不惭，看来还真不简单呢！至少这份“傲气”就叫人心折。

“哈哈……！”

那发话的老头子闻言一阵大笑，笑得两肩一耸一耸的，那样子好生得意，仿佛一个醉汉娶了一个美娇娘般的那么得意，半晌才停住笑声，眯了一下三角吊眼，这才又舞动

他那丛“猪毛”似的胡子，说道：“明毓秀，不错，老夫承认你这‘艳屠煞’的招牌足可摇撼江湖，震荡武林，但是，你他妈的臭婊子，可也知道你爷‘千手神猿’于阿元的万儿么？嗯，是不？老夫再窝囊，自信对付一个无缚鸡之力的野丫头还算称手，你，相信么？”

“相信！当然相信，姑奶奶为啥不信？是不？老骨头，老话说得好：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’，对你这即将入土的老王八，我‘艳屠煞’当然不会小心眼的去否认它。”

“艳屠煞”傲慢的耸了一下肩，牵扯了一下满是血渍的唇角，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，而那狂傲又冷冰的语音就从那齿缝里吐出：“孙子，摸摸你的脑袋吧，别以为那颗乌龟头水远属于你的，呆会，嗯，就要搬家了！”

这话真是尖酸刻薄至极，语音一落，那些“猩猩”们气得脸都变了色，尤其是那叫“千手神猿”于阿元的老家伙差点就没被气得翘辫子！

“我操你奶奶的小浪货！”

“千手神猿”翻了翻三角吊眼，气呼呼的吐骂道：“大爷如不是为了要活捉你，叫你这贱货吐出诈去的本帮三万两纹银，你呀，十个小浪货也早就斃了！”

“嘿！无赌不诈，亏你儿子有脸说出来！”

“艳屠煞”得意的冷哼两声，睨了下乌黑的眸子，不屑的嗤笑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‘金银帮’是武林当今最大的赌馆，表面上蛮有她妈的那样子不诈不欺，公正无私，其实哪，骨头里的鬼蜮伎俩，一切脏名堂多得是，咱姑奶奶是技高一筹——黑吃黑！你们应该大方点，鼻子摸一下，夹

着尾巴滚，想不到竟厚着脸皮用药物暗算你姑娘，并且围攻本姑娘，真是无耻到家呀！”

语音停了一停，“艳屠煞”不知是伤势问题，还是故意装出狂态，用力哼了一下，重重的喘息了一声，接着说：“其实你们说姑奶奶诈赌，完全无凭无据，事实上还不是输不起？啧啧，真小气到家，区区三万两纹银，不过是一个零头哩！”

“妈的格老子，你丫头简直说得比唱的好听，三万两纹银老夫十年饷都没此数的一半哩，你他妈的还说是零头，你是拿别人的钱财，当然不知心痛！”

“千手神猿”睁红了眼，似乎气怒非常，说到末后竟咬牙切齿：“说！那些钱放在哪里！如你愿归还此数本帮可一笔勾消！”

“老大，省得和那骚货噜嗦，拿下押回总部，请帮主发落，到时哪怕她不吐出来？”

立在“千手神猿”身旁的一名虎眼大汉似是显得不耐，张口催促着道：“这臭妮子虽是了得，但中了我们的‘绝命丹’，再加上咱哥们送给她的彩，早就是骨架子了，老大，咱不必顾虑啥的，拿下交差吧！”

那厮性子显然很急，语音停一下，不待“千手神猿”有所表示，蓬首一转，两目一瞪，阴阴注向“艳屠煞”，冷声嗤道：“‘艳屠煞’，你别猴孙不知屁股红，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今天，你爷便叫你尝尝囚禁的滋味……”

话声微顿，旋即转为冷煞：“弟兄们，哪位愿抢头彩？”

“属下林雪领谕！”

一阵宏亮的声音甫落，一条硕大的身子嗖的一声，如雷般的激射而起，而射起的一刹那，一声清脆的兵器脱鞘声扬起，只见一道银光接着漾起，如毒蛇吐信般的卷向艳屠煞的头项！

“来者死鬼也！”

轻轻一笑，笑声充满轻蔑，自大，艳屠煞冷冷嗤了一声，在她的“也”字方不过滚出舌尖，整个娇躯忽然一提，令人匪夷所思的朝空蹿起！

于是，林雪的那一刀，就差那么一滴滴的，一点点的，从“艳屠煞”红色粉绣鞋底儿擦过……

“孙子，奶奶帮你改一个名吧——淋血！”

林雪那把钢刀的银光仍然在空中闪耀着，换句话说，他使出的那招还未用尽，他的耳膜已被一阵冰碴子似的语音震荡，他的眼膜已被一阵比他更迅速，更闪亮的剑芒所逼刺，他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当“艳屠煞”娇且小的身子翻飞在空中的时候，一把剑——几乎是劈至他脑门的剑，从她腰间一只精细玲珑的剑鞘里跳出！

他大骇，他立即知道自己应该闪避，但这闪避的字眼不过是一个很薄弱的念头，念头和行动有时完全是两回事的。不是么，那闪避的念头仍在林雪的脑海打转，一声清脆的“咔嚓”，已隆重的否认了他的意念！

“哎哇！”

一股热烘烘的鲜血，以及一道白哲哲的脑浆，仿佛喷泉似的，随着那有如杀猪般的凄厉惨叫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扬起！

那脑血，喷得好高，然后缓缓落下，嗯，就像是万花烟筒似的，好瑰丽哪。那哀号，传得好远，然后渐渐消失，嗯，就像是鬼魅的悲鸣，好恐怖哟！

林雪，可怜他老兄可真成了“淋血”，原来大大的脑瓜子，不过剩下了半片，仅剩的一双死鱼眼，瞪得好大，仿佛在寻觅他那已不知飞到哪儿的半边脑袋，像是那么不甘心，林雪紧握着钢刀昂立不坠，但尽管他不甘心，一阵疾风，把他吹得咚一声，往后栽了下去，连声“再见”也不说，径自向阎王讨“头彩”去了。

那些“猩猩”们，不，是说一旁“金银帮”“四兽舵”的仁兄们，显然是愣住了，当然，他们见过杀人，而且也杀过人，决不是被林雪那副“死相”所愣住，问题是那妮子——“艳屠煞”，她，她——一个受重创——毒药与刀伤之躯，竟然那么轻描淡写的便把林雪给干掉！

林雪，在“四兽舵”里，除了四位舵主——大舵主“千手神猿”于阿元，二舵主“黑猩猩”易次融，三舵主“魔豹”东长春，以及四舵主“追风虎”臬发贵之外，武功便算是他最行了，在武林中虽不是顶尖高手，但也小有名气，不想竟一个照面便如此窝囊的成了一副臭皮囊！

没有错，“艳屠煞”在江湖上是脍炙人物，武林中人见了她即使不打揖也要作恭，但是此时的“艳屠煞”在一个时辰前即中了“金银帮”“洛阳堂”大堂主“赛孔明”武有禄的计谋，服下了“金银帮”扬名武林的独门毒药“绝命丹”，而且还吃了“赛孔明”与二堂主“青叶子”竺焕发，三堂主“隐冥郎君”邱丁在等人的围攻，而且蒙上不轻的

外伤。

虽然当时“洛阳堂”被“艳屠煞”逃脱了，但“绝命丹”的药力不过是短短的两个时辰便发作，必定使“艳屠煞”全身腐烂而死，可是此时的“艳屠煞”和往日的“艳屠煞”并没有两样呀！

依然是那么的凶，那么的狠！

这无怪乎“千手神猿”要呆住了，当他受命擒捕“艳屠煞”的时候，满心认为稳操胜券，不过是一种轻易如折枝的任务罢了，但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这并不是唾手即得的好差使，不是吗？

地下便已躺下一个自己的人！

风，依然烈烈的吹着，狼狽声，依然继续的传来，而那堆“猩猩”们，依然呆立着，那模样，嗯，就像是一堆木头人。

五尺外的“艳屠煞”也静静的站着，噢，不，应该说是“倚”着，一把几近两尺来长的长剑，此刻被她抵在地上，而她上半个身子的重心便放在剑柄上，风，掀起她的发丝，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上的表情，但从她起伏如浪以及急促的喘息声，显然她是趁这空间，在调息她胸中如黄河波涛的气息……

“‘艳屠煞’，你，你没有中本帮的‘绝命丹’？”

重重的喘息了一声，一阵冷风刮过，“千手神猿”感到背脊一阵凉嗖嗖的，微微打了一个寒噤，声音有些变调的说道。

轻盈的笑了一声，笑得好悦耳，就像是银珠滚盘似的，

但那里头却又充满了讥讽，“艳屠煞”明毓秀傲慢的耸了一下两肩，鄙夷的说：“老龟孙，你敢情是瞎了狗眼，你娘要没吃下那玩意儿，现在还有你站在这里发愣的份呀？我说呀，‘绝命丹’两个时辰便叫人翘辫子，姑娘正愁找不到捞本的，想不到你们竟自个儿摸上门来，呵，这就是天堂有路你他妈的不走，硬往冥府路上撞！”

深深抽了一口凉气，“千手神猿”难辛的翕了翕那嘴边的胡子，声音变调的幅度比方才更大：“你既知两个时辰必死，那你留着那些银子做啥？你干脆说出银子藏在何处，说不定我们帮主胸怀大量能给你解药呢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冷冷的一擦眼皮，明毓秀皮动肉不动的撇了一下唇角，冷冰冰的说了一声。

“我们绝对不会食言！”

用力的点了一下头，“千手神猿”见有“转圜”的余地，赶着忙说。

“哎！”

“千手神猿”话音刚落，明毓秀忽然间哼一声，娇躯微微摇晃了一下，只见她双手抵着胸口似乎是痛苦难当。

“老大，那妮子已是强弩之末，咱一起上去把她逮住吧！”

立在“千手神猿”身旁的虎目大汉见状，连忙张口说道。

“你，就是‘黑猩猩’吧？为啥尽在放你他妈的马后炮？有种的，何不放马过来？看看你家明奶奶能不能把你这酒

囊饭袋变成臭皮囊一个？”

虽是喘着气，但明毓秀有恃无恐，冷冷的撇着嘴唇说道。

一双虎目迅速荡过了一丝惊惧，“黑猩猩”感到喉中有些窒碍，艰辛的扯了一下喉结，噢，“艳屠煞”，她是太厉害了，平时他便对她畏惧如鼠，现在又亲眼看见她摆平一个人是那么“轻松”，他开始觉得开口触怒了“艳屠煞”是一项绝大的错误，他想退缩，但是，在这么多部属之前，他能吞下这口鸟气么？

“贱货！你道大爷不能超渡你？”

在无法砸破自己“面子”的压力下，黑猩猩抉择了拔出自己兵器一途，偌大的身躯随着“猴”急跳墙的语音，陡地平飞而起！

“到阴司之时，别忘记告诉阎王明奶奶就是送你上路的人！”

事实上，就在“黑猩猩”腾起身形的一刹中，显然“艳屠煞”已比他更快，就在那一刹那里——黑猩猩的刀锋堪堪的从“艳屠煞”身旁滑过时，“艳屠煞”已停在半空了，仿佛原本她就驻在半空里似的，以致“黑猩猩”的一招九式竟然全部落空！

但只见“艳屠煞”像一团虚无的影子，那么轻盈的，而又是那么危险的穿游于“黑猩猩”有如天罗地网的刀幕里。

“黑猩猩”易次融，“四兽舵”的二当家，其人原本边塞之人，早于二十年前便入中原，已完全汉化。

二十年来仗着一把尺八长弯刀纵横江湖，微有薄名，于

三年前“金银帮”创立之时被网罗于麾下……

但尽管如此，此刻的他，实在不是“艳屠煞”的对手，不是么？至少有二十招已经过去了，“黑猩猩”甚至连“艳屠煞”的衣角也没沾着。

众人心头委实震惊极了，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翻飞的“艳屠煞”是一个受伤的人，真的，“艳屠煞”那矫健的身形，简直就像没受伤哪！

一颗颗汗珠缓缓自“千手神猿”的额角沁出，一丝诡秘滑过他细小的瞳孔，“千手神猿”显然要来个“无毒不丈夫”，陡然张口大喝：“弟兄们，大家上！”

语音未停，当先射身而起，紧接着“魔豹”东长春，“追风虎”臬发贵也弹足拔跃而入，十名左右的黑衣汉子也皆亮出肩后的钢刀，先后扑向“艳屠煞”！

“你们这些没脸皮的！”

像是惊惧，“艳屠煞”愤愤的怒叫一声，只感四周陡然欺上一片人影刀芒。

“‘艳屠煞’你还是束手就擒吧！”

“千手神猿”一见明毓秀的身形被逼得一窒，心中暗暗的欢喜。

“艳屠煞”并非他想象的那么厉害，口中得意非凡的说着话，手中的兵刃——一只又细又长看起来像钻子的长剑，毫不容情的向明毓秀的要害戳下……

“他娘的大头仔！”

明毓秀正避过“黑猩猩”击来的招式，忽又见“千手神猿”冷冷的一剑戳来，连忙又赶着跳开，显然她是没料

到“千里神猿”会群集而上，只见她被逼得团团转，飞腾的身子，已很明显的呆滞下来了。

方才“黑猩猩”单挑明毓秀占上风，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“黑猩猩”摆平，但是“千里神猿”虽被她方才露出弄平林雪的一手所震慑，在所谓的狗急跳墙之下，只好扯下武林规矩，以多欺少，以众压寡了。

于是战局明显的逆转，明毓秀不仅居于下风劣势，而且岌岌可危，已是困兽之搏……

事实上明毓秀早就料到“千里神猿”会来这一手，要是在平时——不受伤，不中毒的境况下，纵是十个“四兽舵”，她自信早把他们送至黄泉路上去了，但她仍想“唬”走“千里神猿”，是以一上手之时，便凝聚体内所有精纯之力，全力摆平打头阵的林雪，给对方一个下马威，而“千里神猿”显然也是被她这手所慑住，但坏就坏在“黑猩猩”身上，也怪她逼得他太急啊！

“哎！”

一声痛哼滑自明毓秀的口际，当她刚刚让过“魔豹”从斜里劈来的一刀之时，身侧“追风虎”的剑尖已刺入她的左臂，但只见一道血箭随即喷涌而出……

但“追风虎”的那一剑显然是不太够份量，明毓秀只踉跄的晃了一下，并未就此倒下，即使如此，明毓秀已是身负重创之人，又焉能忍受得住？

在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念头打转下——

明毓秀连忙张口说道：“你们住手，姑奶奶愿意吐出银子！”

语音甫落，“千手神猿”等人皆停下攻势。

“小骚货，你终于识相啦！”

“千里神猿”得意的嘿笑两声，兵刃回鞘，冷冷的瞅着摇摇欲坠的明毓秀。

“姑奶奶认了！”

像是无奈，明毓秀痛苦的捂着血流如注的左臂，身躯踉跄的晃了一下，气喘如牛的说道。

悠闲的踩了一个步子。

“千手神猿”道：“说吧！三万两银子放在何处？”

“在，在……”

语音像痛苦的哼声，明毓秀不知是毒药的发作，或是刀创的痛苦，抑或过份疲乏所致，艰辛的吐了一声，身形忽又一阵踉跄，差点儿没仆倒于地。

“你他妈的格老子！”

一声暴喝，“黑猩猩”不可一世的张开喉咙，粗声道：“说！银子放在哪里！？你他妈的再吞吞吐吐，爷就让你尝尝死后不敢再做人的死法！”

“银子，在少爷这里！”

蓦然，一阵冷冰冰的语音接上了“黑猩猩”的话尾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猛地一震，“追风虎”转向发声的左侧树林里怒喝道。

“别急，来啦。”

轻笑一声，树林里头陡地霍然一声，电闪出一条人影。

噢，那身法快极了！

快得叫“千手神猿”等人全是一愣，那“来啦！”不过